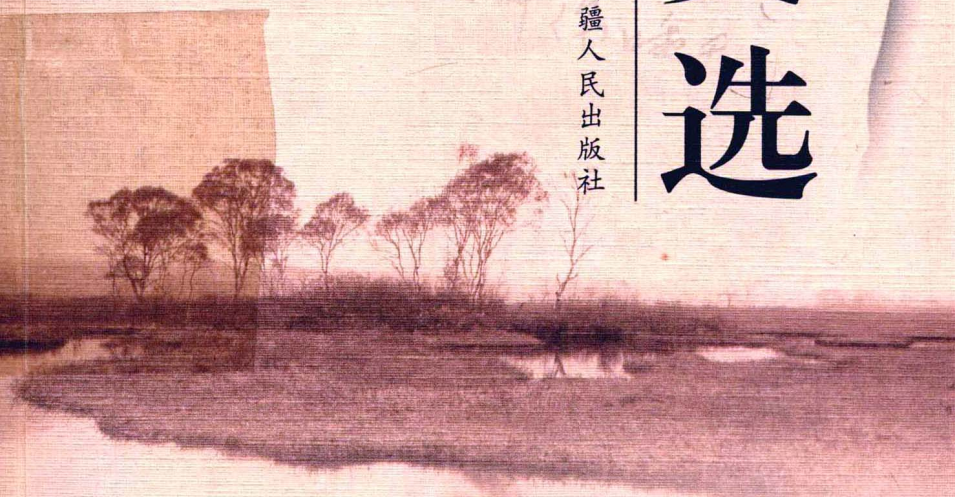


赵天益散文选

新疆人民出版社

拓荒的生活并不总是那么浪漫总是——
抹红霁佛天明月，拓荒的生活并不总是——
总是野花掩道雁群南飞，有时尖平峻峭
像钢铸的剑，残阳似候炮火。从拓荒的第一天起，大自然就
平反我的寂寞，有时向你奉上微笑，
有时向你倾诉，叫你感激不尽；有时向你
诉说，叫你感动。



赵天益散

江苏文艺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天益散文选/赵天益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5

ISBN 7-228-08693-7

I. 赵… II. 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7278 号

赵天益散文选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2816212
印 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ISBN 7-228-08693-7 定价:30.00 元



赵天益，笔名田益，河南孟津人，毕业于新疆广播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副研究员职称。一九五五年从学校参加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分配在准噶尔大漠边缘的一个军垦农场，开过荒，种过地，挖过渠，建过水库。在连队、团场当过主要领导，在师、团机关部门任过主管领导。退休前任新疆兵团党委组织部正师级副部长、人事局副局长。

中学时期就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作品并获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进入创作旺期，先后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近二百万字，多部作品在国家和地方获奖，并收入多种选集和丛书。一九九六年“赵天益作品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出版有散文集《情醉旅程》、《爱洒天涯》、《塞上听潮》，评论集《观察与思考》等，主编、参编著作多部。三部散文集分别被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图书馆和“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收藏。

真实，是散文的生命。

激情，是散文的灵魂。

朴素，是散文的品格。

精美，是散文的丰采。

而这一切，只有当作家对地所播果
的现实生活和山川大地怀有真挚深
切的志受的时刻，才能得到充分的发
挥。我祝愿“情醉旅程”的作者，
在散文创作的实践中，以这本很有
特色和颇富真情的散文作品为前进
的阶梯，不断攀登，精益求精，创作出更
多更好的散文佳作来。

冯牧



夏年二月

为大地织锦绣，
让爱心遍野开花。

题《爱洒天涯》

王蒙 96. 1月

明
艷
朔
雪
澹
雅
春
風

題趙天益散文集

丙子
李淮十



作者与著名作家陆文夫
(1999年6月)



作者与著名诗人臧克家(1992年3月)



作者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蒙在
中国西部文学颁奖会上(1999年9月)

赵天益散文阅读札记

〔序一〕

◇李光武

这些年来,天益同志一直是我最为关注的当代散文家之一。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为其散文创作写一点评论文字,可谓夙愿已久。近日重读天益同志的四本散文集,不读还好,一读夜不成眠,感叹不已。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转眼又一个十年流走了。十年中,我目睹了中国散文的“世纪末的狂欢”,也让我目睹了一个作家在中国西部的迅速崛起,目睹了一个人的“生命的花朵,突然间竞相怒放,一发而不可收”(作家高兴语)的壮丽景象,目睹了一个人由中年迅疾而缓慢地步入老年的全过程——这个人就是我的老领导赵天益。这些年来,我和读者一样是在天益同志的散文的轰炸中度过的。他的作品数量之大,创作速度之惊人,艺术起点之高,写作状态之轻松,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天益同志在散文界的崛起确乎是个奇迹,在党政干部中极为罕见。这一文学现象引起了我的深思:一个看似偶然的現象它的必然性是什么?赵天益散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给我们哪些重要的启示?

解读这一现象和解读天益同志四大本散文一样,并非易事。它至少牵涉到这样几个问题:全球化时代与本土化写作、仕途与文学谁更有价值、中国文人几千年来不断重复的人生轨迹:出世与入世和心灵的最后回归。

启示之一：怎样看官员写作或“官员文学”。“官员文学”一词是我杜撰的。这是天益同志散文创作所昭示的最有典型意义的古老命题。为官者为文，自古有之。科举取士，以文量才，各级官员一般都是文人出仕，政务之余，多有诗文，实际上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这支素质卓异、人数众多的作家队伍，几乎包揽了中国古代所有最杰出的诗人、作家，包括书法家。许多大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有名作传世的诗人、散文家，如：曹操、诸葛亮、范仲淹等等。所以，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精华部分就是“官员文学”。“官员文学”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学。当然，未出仕的文人和人民群众在古典小说、民歌、民间文学等各领域也为古典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官员写作与平民写作之间最大的区别，大体上是多以有为的儒家思想入世，以无为的道家思想出世，以政治梦开始，以文学梦告终，如此而已。一种是“大我”写作，一种是“小我”写作，一种是英雄主义的慷慨悲歌，一种是个人的为艺术而艺术。大树无风而鸣，是为天地而鸣；小草有风则偃，是为一己而偃。屈子之吟，为一国而忧；东施效颦，为一己而愁。一个政治家为诗为文和一个书斋里的冬烘先生为诗为文是有天壤之别的。官有官道，文有文道，政坛与文坛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游戏规则、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截然相反。在两种道、两个世界之间能够自由出入、独领风骚的毕竟只有极少数的杰出人物。而更多的中国文人只能终生在一个世界里行走，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另一个世界你是永远走不进去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和李白，二人均有出将入相之志，终生困厄，最终又都是投水而死，归于虚无。中国文人一直把仕途当做终南捷径，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杜甫在《旅夜书怀》中有“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的诗句，他们似乎对自己因文而名不以为然，愤愤不平，在他看来，因官而名才是正路。这种观念也

使许多文人误入了官场。而误入政坛丢了脑袋的也大有人在,如书法上著名的瘦金体创立者宋徽宗赵佶,一代大诗人南唐后主李煜等等。所以说,一切矢志于文学的人,大可不必去从政;而一切有志于从政的人,还是要懂点文,也大可不必等待戈多。何必像躲瘟疫一样躲避文学呢?大家应该学习范仲淹。须知,一切伟大的政治家没有一个不重视文事和文人阶层的。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当官的不写东西,更怕沾上文学的边,怕伯乐们把我们的政治家们划到“书呆子”那里去,似乎胸无点墨才容易被委以重任,根本问题是怕影响了个人的政治前途。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警惕。

宦海生涯与艺术人生是两种活法,乌纱帽前无数英雄竞折腰。如果天益同志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是一个有追求、有境界的人,又何必五十从文、用生命去写作呢?那个作家的桂冠又值几何?从政一生,最后十年以文学名世,此中人生真谛和洒脱,又岂是一般世俗之人所能理解了的?世上的官员千千万,而散文家赵天益只有一个。在这个健忘、分化、颠覆的年代里,活着的人好好活着吧,大地已经记住了你的名字!一切物质的产品和美丽的光环都将黯淡,而精神的财富永恒。

启示之二:本土化写作。天益同志的散文创作走的是一条本土化写作的路子,更多的是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传统、美学追求和民族精神。这一突出的特点是他区别于年轻一代的散文家的重要标志。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他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结构古汉语材料的能力,诗性的美学追求和丰富的人生阅历都是青年作家无法相比的,这也是他本土化写作的前提。这种自觉继承、创新和坚守,是非常宝贵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本土文化正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后殖民主义大行其道,一些中国版的“后现代”理论和作品充斥着

们的文坛。贩卖西方进口的“理论”，仿制“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成了某些人的成名成家的不二法门。印度诗人泰戈尔说：“每一个民族的职责是，保持自己心灵的永不熄灭的明灯，以作为世界光明的一部分。”中国的文化必须走本土化的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借鉴吸收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以我为主，以彼为辅，在融合中创新发展。扔掉了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也就不存在了。“全盘西化”的路在中国走不通。

启示之三：母语写作。天益散文创作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也是一种哲学。语言是文学的最后归宿。许多作家失败就败在语言材料上。用诗一样语言写散文，才是美文。语言能照亮一切。读天益的散文不能不惊叹于他的语言才能。他的散文的诗性的美学特征主要得益于语言。他用语言作画，是一位水墨丹青的高手，观察细微，视角开阔，对色彩和点线十分敏感，状物抒情，酣畅淋漓，古雅而清新。他写威风锣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还有对味觉的描写等等。这是作者把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通感”手法引入散文创作的结果，产生了色、味、声、动和质感的艺术效果，增强了作品的诗意和艺术张力。天益同志散文的语言来源主要是古典文学语言，其次是现代以来的白话文文学语言，并进行了一些搭配和组合，赋予新意，形成了典雅、凝练、流畅、清丽的语言风格。天益散文的语言特色，表明了一个真理：一切使用母语写作的大作家，都必须是本民族文学语言的巨匠。

启示之四：浪漫情怀与酒神式的情感。这是作家必备的品质，没有这种品质当不了作家。风格即人，作品是作者的翻版。天益同志对生活的感光能力很强，有一颗虔诚、热爱、沉迷、悲悯、梦幻和敏感多思的诗心。夜深人静读天益同志的散文《母亲》、《过年》、《绿色奏鸣曲》、《野艾赋》、《威风锣鼓令人醉》等写故乡、

写童年、写母亲的佳作，不禁潸然泪下，伤感不已。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类作品。天益同志写得最好的是他的游记，如《东汉帝陵柏森森》、《东林听鸟》、《诗情画意读匡庐》等代表作，可谓散文中的上品、珍品，完全可以和现、当代散文大家的名篇名作相媲美。天益同志的散文取材广泛，风格也不尽相同，但流动于其中的是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国人的情怀和生命体验，这正是引起广大读者共鸣的根本所在。

启示之五：散文美学及美学的现代性。这是阅读天益散文引发的重要思考和启示。天益散文所流注的美学精神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受中国古典散文和现代散文美学的影响很大，此类传统的本色散文因其日见稀少而愈发有了研究价值。天益同志在其《爱洒天涯》一书后记中写道：“除把感性的物和知性的理写下来，也把一些悟性的思考掺进去。”这为我们探讨其散文美学提供了线索，而“知性”和“感性”正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两个关键词。天益同志在一些文章中就散文之道多有体会，其中对散文美学原则颇有感悟。我观天益散文的艺术哲学大体呈现为：知性与感性、人性本质与天人合一、形而下与形而上，以及质与文、大与小、实与虚、动与静、反差与和谐的矛盾的对立统一等等。譬如他的代表作《东林听鸟》就很典型，貌似有题似又无题，貌似闲适似又心如潮水，大中取小，小中见大，以小胜大，无限心事，尽在文章背后。“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郁达夫说的现代散文特征之一，在天益散文中都有很好的体现。《东林听鸟》在天益散文中是个另类，可遇而不可求，已非人力可为，其美学价值必为后人所推重而传世。

那么，散文的大道是什么？散文到底有没有一个人们普遍能够接收的美学标准和特殊规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从中国的第一本散文集《尚书》到周作人的“美文”，以至当代的“南余北周”，

一言以蔽之：不过理性、感性、人性而已。从古至今，概莫能外。这里所谓的人性指人类普遍具有并认同的人的本质、价值观和审美意识。至于手法和形式不过技术和容器而已，是酒和酒瓶的关系。当然形式的某种决定性作用亦不敢低估。韩愈之所以“文起八代之衰”，恐怕也遵循的是上述原则，“古文运动”，是拨乱反正，恢复古典散文的传统和散文的本质，在继承基础上“开启千年之统”。时下的余秋雨的贡献是把中国散文的“知性”推到了极致，形成了文化散文，而周涛的贡献是把中国散文的“感性”推到了极致，提出并开创了“大散文”的新形式。

中国美学正面临着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问题。怎么转？按哪一种美学理论转？“五·四”以来，除中国古典美学以外，主要有两种美学理论在冲撞消长。一种是康德的以资产阶级和知识精英为审美主体的自由主义美学，一种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以人民大众为审美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我个人认为，应该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逐步建立一种以全人类为审美主体的现代美学，继承中国古典美学和人类一切美学精华，以现代人类的理性、感性、人性为重要衡量标准，探求一切反映美的本质。对人类具有普遍审美价值的艺术形式和规律，是不是世界美学现代性的必然之路呢？而散文美学的现代性也就在其中了。

启示之六：评论要讲点科学精神。鲁迅先生当年关于文艺批评有八个字：“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对天益同志的散文的评价也应该如此。我拜读了众多评论家关于天益同志散文的评论文章，也有幸参加了“赵天益作品研讨会”，总体感觉绝大多数定位不够准，缺少研究和理性剖析。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把天益同志定位于业余作者，这实在是一种误读。用业余的水准去衡量作家作品，看似宽容，实在是一种污辱。衡量作家的标准只有一个：只看

作品,其次再看他的人品,官品也是人品。天益同志虽然不是从事专业创作人员,但绝非业余作者,他已由新疆走向了全国,已在中国散文界有了一席之地。对他的要求应该是对专业作家一样的标准。对天益同志散文存在的不足,人们谈得都不多。我认为天益散文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游记作品有点浮光掠影,勉强成文,只见风景不见人,缺乏艺术感染力。二是其艺术风格上的典雅、工整、端庄固然可嘉,但野性不足,缺了一点疯劲。三是天益同志的散文基本上属于传统文体,还不属于“大散文”。我曾建议他读一点周涛的大散文,选准题材,深入下去,写一点关于人物或事件的中、长篇散文,甚至在“破体”写作上试一试,如“小说化散文”的创作。“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天益同志是有潜力、有生活的,艺术上已日臻成熟。我们有理由相信,天益同志的创作将会给读者带来更大的惊喜。

天益同志是孟津人。孟津是武王伐纣、八百诸侯会盟的地方。当年诗人元好问自洛阳去孟津的途中有诗云:“今古北邙山下路,黄尘老尽英雄。……盖世功名何底用,从前错怨天公。浩歌一曲酒千钟,男儿行处是,未要论穷通。”

孟津真是个好地方啊!

二〇〇三年十月于李园

赵天益散文的创作优势简论

[序二]

◇夏冠洲

赵天益同志最近告诉我，他的新一部散文选集已编定即将出版，我听后十分高兴。这将是他的散文创作的一次大丰收、总检阅，读者将从中获得特有的阅读快感和教益，其中的艺术经验，也会对新疆散文的创作提供诸多启发，因此值得祝贺。

据我所知，与许多有成就的作家一样，天益同志早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发表文学习作了。但真正大量地、连续地发表作品，却只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属于起步晚、但起点却较高的那种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作家类型。但是就在这短短十几年中，他一发不可收地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散文作品，先后结集为《情醉旅程》、《爱洒天涯》和《塞上听潮》等三部别具色香的散文集问世，同时还有一部论文集《观察与思考》出版，平均每四年一部，煌煌百万余言。这些创作实绩，就是对于一个专业作家来说也实属可观，何况他是一个典型的业余作家，而且还是一位担负有重要公职（前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政委，继任兵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局长）的党政“官员”。亦官亦文，在堪称“日理千机”的繁忙公务之余，挤时间写下如许之多的散文作品，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这正是我对天益同志十分感佩的地方。

天益同志的散文已为自己在新疆文学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我国著名前辈文学评论家冯牧先生在给《情醉旅程》的题词

中指出,天益的散文“很有特色和颇有真情”;当代中国杰出作家王蒙在给《爱洒天涯》的题词中说天益散文“为大地织锦添秀,让爱心遍野开花”;作者的同乡、著名老作家李准先生在同书的题词中则称赞道:“明艳朔雪,淡雅春风”,都高度地评价了天益散文创作的成就。如果说,冯牧先生是对天益散文艺术的高度抽绎,那么王蒙同志就是对其内容的准确概括,而李准先生则对其艺术风格作了言简意赅的形象比喻。的确,天益散文的艺术特点是很突出的:生活深厚,视野开阔,观察精细,感觉敏锐,感情细腻,文思缜密,表达含蓄,文笔优美等等。其风格,我也曾试图以“优美、婉约”、“清秀俊逸”等来形容。同时天益的散文也能够与时俱进,不断有新的突破与进展。从《塞上听潮》集子中《思之篇》一辑,以及近年的新作《石河子叙事》、《凡人琐事》和《穿越塔里木》等几组系列作品来看,可以明显感到他已由原来较多的真情宣泄与客观抒写,逐渐转移为对人生哲理的沉思和内心世界的开掘;从热衷社会政治主题的揭示,进展到更多地对地域文化、个体生命意识和人的精神家园的关注,境界显得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深刻,感情更加沉潜,生活的信息量更加丰富,艺术愈加成熟了。这些变化,正符合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散文发展的大趋势。所有这些,在作者童年挚友、著名诗人王恩宇和东虹、新疆青年评论家高兴和韩子勇等人为他的几部散文集所作的序跋中,也已作了相当深入、充分而精当的论述。正因为如此,天益的散文业已走向全国。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跻身于新疆屈指可数的优秀散文家之列,成为兵团“屯垦文学”,特别是散文作家群中的一位无可争议的代表性作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就恰恰应验了王恩宇对天益同志的鼓励和预言:“钟爱文学的人定能得到文学深情的回报,丰硕的成果永远向辛勤的耕耘者微笑”。(《情醉旅程》序)